

21世纪年度小说选

2001
中篇小说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* 2 0 5 5 1 6 7 0 7 *

I247.5

672

21世纪年度小说选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编选

QH342/5

I247.5
672

人民文学出版社
551670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1 中篇小说/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2. 5 重印

(21 世纪年度小说选)

ISBN 7-02-003737-2

I. 2… II. 人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97459 号

责任编辑:李丹妮

装帧设计:何 婷

责任印制:周小滨

2001 中篇小说

Er Ling Ling Yi Zhong Pian Xiao Shuo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560 千字 开本 889×1194 毫米 1/32 印张 22.5 插页 2

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2002 年 5 月河北第 3 次印刷

印数 10001-15000

ISBN 7-02-003737-2/1·2860

定价 29.80 元

出版说明

我社自 1977 年起,即每年编选和出版年度短篇小说选和中篇小说选,两种年选曾经深得读者的喜爱,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具有广泛影响。1994 年后,这项工作一度中断。21 世纪肇始,根据文学界人士和读者的建议,我社决定恢复中、短篇小说年选的编选和出版工作,以便及时总结年度中、短篇小说创作的成绩,向读者集中推荐优秀的中、短篇小说,也为新世纪的文学积累做出我们的贡献。

恢复出版的中、短篇小说年选总冠名为《21 世纪年度小说选》,以示我们一百年不动摇,长期做下去的决心。《21 世纪年度小说选》分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,各编一册,于次年元月出版;编选范围为当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中、短篇小说,入选篇目的排列以作品发表时间先后为序。

《21 世纪年度小说选》的编选工作得到许多著名文学评论家和编辑家的支持和帮助,他们应我社之邀,对当年的中、短篇小说创作状况进行深入、广泛的研讨,提出许多极有价值的选目。我们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,充分参考专家们的意见,严格进行编选。在此,谨向诸位专家深表谢忱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目 次

旧世纪的疯癫	周大新(1)
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	池 莉(64)
我们	周洁茹(131)
马文的战争	叶兆言(156)
玉米	毕飞宇(200)
疯人院的小磨盘	迟子建(265)
唱歌	张 者(319)
哈纳斯湖	红 柯(355)
博士点	南 翔(394)
老虎大福	叶广岑(439)
民选	梁晓声(467)
好大一对羊	夏天敏(513)
试用期	陈世旭(549)
殉道者	张品成(620)
有关狗的故事	邓 刚(656)

旧世纪的疯癫

□ 周大新

参与手术的医生，兀然用手术刀摘走了病人的心脏！难怪篇名冠以《旧世纪的疯癫》。但读完小说你又恍然大悟：真正的疯癫只属于那个杀人如麻杀人取乐的日本侵略者……

有人还能记得那个早晨梨花盛开，城南白河岸边数千棵梨树上的花香聚集成团向城里滚去，推拥着挤进了城里人家的门缝窗隙。邹家的老二就是在这个时辰露出疯相的——21岁的他仅穿一个裤头就跑到大街上对着晨雾刚退的街道连声高喊：天要塌啦——天要塌啦——他的哥哥邹老大闻声去拉他回家时，他张嘴就朝他哥哥的手腕上咬了一口，尔后带着满嘴的鲜血挥舞着双手向远处奔去。邹家的老掌柜也就是我的太爷爷这时正穿衣起床。闻讯后惊得两脚都伸不进裤腿里：老天爷呀，灾难到底又来了……

许多年来，有一种不幸一直压在我们邹家人的头上，这就是后代中总有疯子出现。我太爷爷和太奶奶生下三个儿子后，整天提心吊胆惟恐其中有疯的，谢天谢地，儿子们长大后还都算聪明伶俐。本以为这代人已经躲过了疯癫的关口，谁想到该来的还是来了。大约也就是因此，当省上把去东洋留学的名额分配到南阳后，太爷爷立刻想法争取到了一个。他忍痛决定让我的三爷爷也就是他的小儿子到日本学医，不再跟着他做红火赚钱的皮革生意，大概

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，只有医学知识才能把邹家人从疯癫的重压下解救出来。

据依然健在的街邻们回忆，我的三爷爷邹振翼就是在这个春天离家去日本留学的。

民国十八年 春 天

当三爷爷拎着他那只绛紫色的手提皮箱，在一个雨声淅沥的上午，走出我们邹家那青砖灰瓦的小门楼东去日本时，我自己的奶奶才刚刚由花轿抬进家门三天。自然，我那时还在送子娘娘的掌心里排着长队等候出世。也因此，我对三爷爷远行那天的详情并不清楚，也没能看见他到我爷爷、奶奶新房里告别的情景，我只能这样猜想，他走进新房时含了笑说：大哥、大嫂，我走了，照顾爹娘和生意的事都托付给你们了。我估摸身为长子的我的爷爷会叹口气叮嘱：记住到了日本就往家里打信；而我的奶奶则会垂了眉说：路上小心……

街邻们说，三爷爷那天上了马车之后，我的太爷爷领着全家人站在门楼下向三爷爷挥手，连疯了的二爷爷也在脸上露出惜别和茫然相掺的笑容。

那天赶马车送三爷爷去开封的是我们家的长工小五。当年的赶车小伙子如今已是一个耄耋老人，从他那已没有一颗牙齿的嘴里我知道，三爷爷坐车出城时异常兴奋，车出城东门时他还从车站起叫了几声：再见，南阳，我两年后就会回来！看来，三爷爷一点也不知道那天是他和南阳老家永别的日子，他对他此后要经历的东西还一无所知。

大约两个月后，家里收到了他从日本寄来的第一封信。奶奶回忆说，那天邮差在院门口刚摇了一下铃，全家人就都跑了出去。太爷爷拿到信后高兴得手都哆嗦了，他主动交到我爷爷也就是他

的长子手上说：快念吧！因为是从异国来信，加上奶奶当时还是新媳妇，对邹家的事还特别有兴趣关注，所以她那天对爷爷念出的内容记得很清，几十年后还能约略说出来——

父母大人尊鉴：儿离家至开封情状，想小五已先为回禀。儿在开封盘桓三日后启程，经近十日徒步和车马奔行，方至青岛。尔后登船，船曰大和号，海上行五日，抵日本。遂至京都拜见预先联系之神谷一郎先生。神谷先生面孔儒雅，精通西医各科，尤长于胸外手术。他开一“大安医校”，有学生五十余人，且附有小型教学医务所一个，据说均为私产。儿师从于他，当是幸事。祈请二老不必为我多虑，珍重自己身体才是。皮革店铺并厂事，由大哥大嫂代劳即可。至于二哥所患疯病，待我学成归家，或许能为其诊治……

复信是由我爷爷写的，爷爷写了足有七八张纸，爷爷写好送太爷爷、太奶奶过目前，奶奶也曾看过，无非是讲讲家中情况，嘱他在异国保重身体学成回国，末写太爷爷正托媒人为他说亲。

到这年年底，家里先后收到三爷爷寄来的四封信。其中有一封信全家人是传着看的，奶奶如今还能记清的是，信中写明神谷一郎先生有一个女儿叫神谷惠子，是学麻醉的学生，极是聪明。奶奶当时看到这句话时心里莫名地一咯噔，凭直觉感到，三爷爷和那个叫惠子的姑娘日后可能会生出事情。否则，家书中是不会出现老师女儿名字的。奶奶当时没有说出自己的担心，全家人那时正准备为三爷爷定下顺河街开粮行的乔家二姑娘，她可不敢对这事乱插嘴。

后来的事实证明，奶奶的直觉是准确的。

民国二十一年 冬 天

奶奶说，那个冬天全家的心情都不好，原因除了土匪蜂起，皮

革生意难做之外，主要是一直没有三爷爷的消息。自从六个月前收到三爷爷的一封奇怪的短信后，再没有来自日本的有关三爷爷的任何讯息。短信只有两句话：父母大人并大哥大嫂，我很后悔。全家人读了这封信后都很意外和吃惊，都猜测着三爷爷在后悔什么，是后悔到日本留学？是后悔和神谷先生的女儿结了婚？——他是在1931年初，不顾父母的反对执意和神谷先生的女儿在日本结婚的。是后悔定居日本？是后悔东去日本后再没有回过家？全家人就在这种不安的猜测中等待他的下一封信，可下一封信迟迟没有到来。家里人这时又对他的信为何那样短进行了猜测：是因为忙没有时间写下去？是因为心绪不好不想写下去？是因为顾虑什么害怕什么不敢写下去？全家人都在焦灼中打发着酷冷的冬日。这时我的父亲已经出生，奶奶说，家里只有父亲还无忧无虑地躺在被窝里，整日唧唧呀呀地朝着屋顶说着什么。

全家人望眼欲穿盼着的来信，到底在一个雪花飘飘的正午抵达了。邮差的铃声刚在门前响起，73岁高龄的太爷爷就第一个奔了出去。因为眼神不济并不能看清信纸上的字迹，他急忙把信递给也跑到门口的小五，催他快念：公、婆大人膝下，媳神谷惠子含泪禀告，振翼突然疯癫去世，我心痛难抑……小五念信的声音还在院子里回荡，太奶奶就一头扑倒在了地上，而太爷爷也软到了我爷爷的怀里哑了声叫：天呐，疯病，疯病竟然也追上了我远在日本的儿子……

太奶奶是一个多月后去世的。那个由日本来的残酷消息对她的打击太大了！三爷爷是她最喜欢最宠爱的孩子，现在这个宝贝儿子在离家几年后又突然疯癫死在异国，连个尸首也见不着。过度的伤心催着她去了另一个世界。

奶奶说，我爷爷接下来又接连给神谷惠子去了几封信，询问三爷爷去世的详情并遗骨掩埋地点，但都无一回音。

小叔叔的死讯和太奶奶的去世也把太爷爷击倒在了床上。他

躺在床上一遍又一遍地念叨：我们邹家前辈子究竟造了什么孽啊，竟给我们后人这样的惩罚？竟让我的儿子一个又一个疯了？老天爷，你睁开眼哟，看看哟……

奶奶说，爷爷那时成了家庭的顶梁柱，他一边忍受着丧母之疼一边照应着皮革生意，还要坐在太爷爷的床前宽慰劝解老人家。奶奶回忆说，有天晚上她搂着姑姑已经睡下，爷爷又点亮灯把她拍醒，指着神谷惠子那封来信说，我总有点怀疑，好好的人去了日本，又是学的医，咋就又疯了呢？而且这封信上既没写人疯后的情景，又没写去世的日子，遗骨的埋葬地点，这太有点违反常情。还有，人即使疯了，他也不会立马就死呀！神谷惠子的父亲不是医生么？他不会给开点药吃？再说，我们去信询问详情，神谷惠子好歹也该回个信呀！要不是因为父亲的病重，我真想亲自去一趟日本，把情况弄清，也好把振翼的遗骨接回来。奶奶听罢急忙攥住他的手说：你可不能胡来，如今兵荒马乱的，和日本又隔山隔海，万一你再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们邹家不是完了？神谷惠子的信所以没写清楚，也没再回信，一个缘由可能是她伤心过度，提笔时想不到那么细而且也不想再提笔，另一个因由，也可能是她原本对咱振翼就没多少感情。你想，毕竟是异国异族夫妻，感情怕是不会太深的，说不定，现在她已经另嫁了……

奶奶说，那个冬天最后是以一场连续下了四天的大雪结束的。雪化完的时候，太爷爷也病危了，一天吃不下半碗面汤。太爷爷就是在弥留状态里，也还是不断地呼唤着三爷爷的名字：振翼……小翼……我的儿呀……

民国二十八年 秋 天

这已经是接到三爷爷去世噩耗的六年之后了。疯了的二爷爷这时也已去世。奶奶说，这时她和爷爷整天忙乎皮革生意，加上奶

奶又生了我一个姑姑，五口之家的繁琐，使她渐渐把三爷爷死在日本的事淡忘了。谁也没想到这个秋天会又有关于三爷爷的消息到来。

那是一个傍晚，一个戴礼帽的中年男子走进店铺站在柜台前许久未走。起初，在柜台里忙碌着的爷爷和奶奶都没有在意，店铺里一向是人来人往的。后来爷爷感觉到那男人的目光总在打量自己，这才抬起头来向那男人问道：先生是要买哪一种皮子？

——不，那人摇了摇头，随后开口道：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是邹振翼的哥哥！

爷爷闻言一怔，忙上前答道：正是，正是，先生认识舍弟？快请进后堂坐！爷爷、奶奶把那人让进后堂坐下后，那人开口道：我是洛阳人，叫柴修，十年前的春天同令弟振翼一块去日本京都留学。我们是在去日本的船上认识的，后来因为同在京都，大家经常聚会来往，就熟了起来，成了好朋友。到了京都的第二年，留学的人中我和他都找日本姑娘结了婚，所以我们的来往更密切了。我小他一岁，他便称我为小弟。

——他找的那个姑娘究竟咋样？奶奶忍不住插了嘴问。

——神谷惠子可是个好姑娘，可以说是见过的京都姑娘中最美的一个。身材和脸蛋都无可挑剔，让人看了感觉特别顺眼。日本女性偏矮的多，可神谷惠子高挑迷人，是京都大安医校里好多日本男人暗恋和追求的对象。据说她母亲是朝鲜人，所以她身上也有朝鲜族女性的优点，特别温柔，见人不笑是不说话的。当时我们几个留日男同学聚到一起时常会寻开心，说粗话，说谁要是能跟神谷惠子睡一夜，这辈子也算活得值了。我们有时也同振翼打趣，说你跟着她父亲学习，争取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一定要把神谷惠子弄到手，也长一长咱们中国男人的威风。振翼平日少话，逢到打趣时也只是一笑而已。谁也没想到，振翼最后竟真把神谷惠子弄到手了。当他告诉我们他要和神谷惠子结婚时，我们可真是有点吃惊。婚

礼我们都去了，大家真心为他高兴。拉住他追问用啥法子把日本美女弄到手的。他先是笑而不答，后来被逼不过，方说了一句：教汉语，讲故事。我们听后都哈哈笑了，说他没有念出“真经”，是故意隐瞒。他和神谷惠子结婚后，开始过得很幸福，我们经常碰见他俩相依着在街边、公园散步，看见他俩手拉手逛商店，买东西。就是因为他的榜样作用，我后来也找了个日本妻子，有了定居日本的打算。没想到此后不久日本军队占领了我们的沈阳，中日两国的关系发生了变化。我妻子一家这时因做生意需要，要迁居香港，我也愿意同时迁居。临行前我去找振翼兄告别，发现他眉头紧锁，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我问他遇到了什么烦心的事，他摇摇头不答。我俩喝着惠子泡的茶，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。我发现他不时答非所问，心不在焉，估计他有不便启齿的事。他和惠子送我到门外，惠子还是那样周到殷勤，执意要我把她做的精进料理带给我妻子尝尝。我走出几百米的时候，振翼兄忽然追上来小声说：柴修，我很担心我将来会疯，如果我日后真的疯了，你不要吃惊。我当时在他肩上捶了一下笑道：真是说疯话了！他后来又交待我，要是你由香港回河南的话，顺便到我家里看看。我急忙点头答应。没料到到了香港后先是因为家事和生意，后是因为中日之间的战争，一直没能回来。我听到振翼兄的死讯时也是在香港，没想到他那样聪明的人，最后竟真的会因疯癫而死。我不知道他后来究竟遇见了什么事……

奶奶说，那是她第一次听人谈我三爷爷在日本的详细情况，她说她听完柴修的话后，对三爷爷和柴修说的那番话发生了兴趣：一个人怎么可能预先知道自己会疯？

1977 年 冬 天

也许是心理作用，尽管连续落了两场雪，我们全家人都觉得这

个冬天异常温暖。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始，再没有人来抄家，来拉父母和奶奶出去批斗。我们全家人面对着风和雪，都觉得轻松、舒服了许多。我和姐姐开始露出笑脸了。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家接到了街道上的通知，让去领当初抄家时抄走的东西。

我们领到一个大纸箱。我和姐姐开始翻看纸箱里退还给我们的东西：一尊木刻的孔子像，两个饰有龙纹盛粉状中药的药罐，刻有一个半裸女子像的笔筒，几幅绘有古人鞣制皮革场景的画，十几本纸页发黄的制皮的书籍，一捆线装书，几件旧旗袍，再就是一包家信。那些家信中有几封盖着日文邮戳贴着日本邮票，它们当然引起了我和姐姐的兴趣。

(1)

父母大人膝前：

二十七日大札恭悉，二老息怒。儿深知二老爱之深厚，然婚姻事吾依旧想自己做主。请万勿与开粮行之乔家再议亲事，吾决然不会与乔女成亲。吾对神谷惠子已爱之深矣，决心非她莫娶，再次祈请二老恩准此事。日本国西风已炽，男女讲究自由相恋，儿既沐西风，知自由爱恋之益处，断不会再听媒妁之言，娶陌生女子为妻。今随信寄上一帧惠子小照，二老可对惠子有一大略认识。由小照上可看出，其眉眼和善，脸庞秀美，其真人比小照更美矣。吾想日后若有机会，定当领她回南阳一趟，让全家亲识其可爱之处。

哥、嫂并大侄处转致问候。

二老保重身体。

敬请福安！

儿：振翼叩上

民国十九年十月十三日

我们没有在信内发现照片。

(2)

父母大人尊鉴：

十一日信捧读。“民族不同”之忧不必有矣。惠子虽属大和民族，与吾等汉族人生活习性有所不同，然从大处看，两个民族不过是两个不同的大家庭而已，两个大家庭结亲，属正常矣。“国别不同”也不足虑也，日本国与中国在上天眼里，不过是两个不同的地域而已。两个不同地域的男女结好，上符天理，下合人意，实无甚么不好。二老足可放心，吾与惠子成婚之后，会互敬互爱，白头到老的。吾内心已有准备，日后时机成熟，会带惠子回咱南阳生活，惠子对此也已同意，她说她会随我到天南海北。当然，婚后最初几年，我们不会离开日本，因为惠子父母年事已高，我们亦该尽尽孝道。在未回国之前这几年里，吾会每半年寄款一次，略表孝心。

祈二老身体康健。

儿：振翼叩禀

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

(3)

大哥惠鉴：

我走之后，家中诸事都压在你身上，每每想起，便觉不安。只有待我日后回国，再替你分挑家务重担了。今有一事相烦，就是关涉我与神谷惠子成婚事，父母一时似难想通，恳请你多在二老面前替我解劝通融。实不瞒哥哥，我已偷偷与惠子同过床了，她的全部美妙之处我已领略，我可以对你说，她是我见到的世界上最好最可爱的女人。身为男人，我此生有她，足矣。你是过来人，想必能理解我此时的心境。现在，我确实是离不开她了。我日后一定要领

她回家，你见后必不会抱怨我之选择。我过去不知男女之情为何物，现在懂了，那是一种凭什么都^不想换的东西，是一种极甜极甜吃下去全身舒畅的东西，是一种让人心魂不定坐立不安的东西。大哥，我不知该怎么向你说明我心中的感受，我只能再次恳求你说通父母，让他们允准我和惠子结婚吧。

万里之外，小弟向你表示深深谢意了。

问候嫂子和宝侄好！

小弟：振翼上

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

(4)

大哥大鉴：

我已等不及家中明示，和惠子正式成婚了。她的父亲亦反对我们这样做，但我和惠子心意已决，先斩后奏，迫使神谷先生接受了既成事实。现在，我和惠子沉浸在幸福之中。大哥，为我俩祝福吧。

问候全家人。

弟：振翼上

民国二十年一月九日

我和姐姐读得面红耳赤，竟没注意到天将黑了。后来是姐姐拍了一下我的肩膀，我才站起身子。到家后，因爷爷在“文革”后期已去世，我们便把那些信交给了奶奶，奶奶见信后吃了一惊道：我过去怎没见过它们？稍顷，她叹口气说：你们邹家的规矩，有些东西不让当媳妇的知道，这些信定是你爷爷亲自保管的，要不是又发还回来，我也不知道还有它们哩……

1980 年 秋 天

在辛苦了将近八十年之后,我们邹家当年做店铺的老屋,终于显出了老相,摇摇欲坠了。于是父亲决定拆掉重盖。就是在拆老屋的时候,我从阁楼上的小壁龛里发现了一个木匣,木匣里装了半张日文报纸和一小沓写满毛笔字的纸。报纸出版的日子是昭和七年五月八日,也就是1932年5月8日,我觉着新奇,就拿去让奶奶看。奶奶一见就笑了,说这是民国三十四年老日投降后不久,由日本寄来的。当时这半张报纸装在一个信封里寄到咱们家,除了报纸外没有任何东西,既没有寄报人的名字,也没有寄报的原因。全家人都觉得奇怪,你们的三爷爷在日本已死了十多年,同神谷家也已多年不通消息,谁又会寄来这半张旧报纸呢?是神谷惠子寄的?那当初给她去信她为何不作回复?她还没有再嫁?还对这个异国婆家怀有感情?是神谷夫妇寄的?他们还活着?他们寄这张旧报的用意何在?爷爷最后断定,谜底可能就在报纸上。于是就赶紧拿上钱去找人翻译,读完译文又全都泄了气,上边没有一篇文章与我们家、与你们的三爷爷、与神谷一郎先生家有关系。奶奶指着那沓写满毛笔字的纸说:这就是找人翻译出来的那半张报纸上的文章,当时全家人看了觉着没用,认为是什么人寄错了地方。可能是你爷爷随手塞进了木匣子扔到了壁龛里……我没再理会奶奶的絮叨,转而去那些翻译过来的文字——

▲遇难渔船 61870 号船员昨晚获救(载《京都晚报》第三版)

前天在串本附近失事失踪的两名船员秀田崎尾与本丰三郎,昨晚奇迹般地出现在纪伊水道上,被 0371 号渔船发现并救助上岸,两人现正在医院接受治疗,医生说他们不日可以出院……

▲京都樱花又添新品种(载《京都晚报》第三版)

川崎老人经数年努力，终于又培育出新的樱花品种，前往参观者无不啧啧称奇……

▲津川大佐昨日去世(载《京都晚报》第三版)

津川大佐因胸部手术失败，昨天在京都去世，军部英次将军等官员前往吊唁。津川大佐战功赫然，为天皇南征北战，他的去世，乃军界一个损失……

▲本市新顺町发生火灾(载《京都晚报》第三版)

本市新顺町昨日因一住户煮饭点火，不慎燃着灶台旁边的废纸，引燃大火，结果连带烧掉邻近三家店铺，幸无人员伤亡……

▲关于肥皂的广告……

▲关于做和服布料的广告……

▲关于牙粉的广告……

这些内容的确与三爷爷、与我们邹家、与神谷一郎先生家无任何关系。

可那个匿名邮寄者为何要把这半张报纸寄给我爷爷？吃饱了撑的还是真的寄错了？

1998 年 夏 天

这个夏天距离 1929 年三爷爷东渡日本的那个春天，已经六十九年了。南阳城里没有谁(包括我们这些邹家的后人)会再去想起三爷爷死在日本的事。可没料到故事竟然还没有结束——一个细雨飘洒的正午，邮局忽然给我家送来了一个国际特快专递邮包，邮包是由日本舞鹤的一家精神病院寄来的，收件人写的是我去世的爷爷的名字，内中还夹了一封用中文写的短信：我们是日本舞鹤精神病院的两名护士，我们的病人神谷惠子去世时留下了这个包裹，上边已预先写好了地址，我们遵照病人生前清醒时留下的嘱咐，在